

MEMO2015

《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MEMO2015:《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2
ISBN 978-7-108-05641-2

I. ①M… II. ①生…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2646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封面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371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2015年是《三联生活周刊》复刊二十周年，在这一年里，《周刊》举办了多种活动，意在稍稍停下脚步，总结一下自己发展的历程，同时在纸媒面临生存危机，全球经济振兴乏力、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思考一下刊物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思考具体化为一场以“未来·生活”为主题的文化盛典。

一如既往，作为我们对生活的观察和态度，《MEMO2015》与此前各年一样，收入的是我们认为2015年广泛受人关注、对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周刊》中的专题报道。这些专题既有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趋势，包括我们的身体、精神以及物质和文化的消费理念，也对我们生活的时代有着认真的现场观察和独有的立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大力宣传不纯粹为了纪念，而是力求从历史中寻求未来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大阅兵宣示了所有中国人共护和平、共享繁荣的决心；一带一路则在向人展示，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以和平的方式创造什么样的未来；然而，巴黎暴力恐怖事件告诉我们，严峻的国际环境下隐藏着各种变数，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宗教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他们改变了世界，他们想改造世界”，这是《MEMO2015》最后一个专题的名称。作为一种既有文章的结集，本书难免有些杂乱。然而，也如前面各年一样，本次结集一直存在一条主线，即一本刊物和它倡导的生活，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口号，也早已内化为行动，内化为本书收录的各篇报道。《周刊》对生

活和世界的这些观察和态度，如能为大家进一步思考和探讨问题提供一点帮助，心愿足矣。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编辑部

2013年12月

目 录

西行记：古今丝路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2
哈萨克斯坦：从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	26
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古丝路的荣光	40
世界：秩序重建	
秩序重构：“二战”的政治遗产	60
决定历史的五大战役	71
开罗会议：中国式梦想与美国式现实	86
新加坡启示录：李光耀的国家道路	
塑造新加坡：李光耀式的“孤岛”生存	96
强人李光耀	112
借鉴新加坡	123
韩流——用流行文化“攻克”亚洲	
骑马舞与广场舞	132
偶像制造背后的商业王国	139

从不酷到酷：“韩流”能够走多远	149
巴黎在燃烧：恐怖主义进入 3.0 时代	
“我碰见了恶魔，这就是他的歌”	156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 3.0	166
新恐怖主义的社交网络时代	174
2015 中国经济：双引擎时代	
2015，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190
广东顺德，中国式再工业化	200
增长与改革的平衡	216
大阅兵：中国军事装备和战略演进史	
抗战胜利日阅兵	224
向前！多样化发展的中国军事力量	226
从一到无穷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重大阅兵	237
国宝观止：重新发现故宫的文化价值	
故宫，站在文化启蒙的节点上	248
故宫博物院有多少书画收藏？	258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	264
官样与正轨：《石渠宝笈》及其纂者创作	276
消费创造新世界	
买时代	282
数字时代的消费潮	285
买时代的八个关键词	297

9 秒钟 299

长尾词 304

身体即精神：不止于健康的运动新浪潮

改变身体改变精神：只为更赞 312

马甲线：移动互联网里的身体徽章 320

田径之美，身体表达 331

一起跑，在城市奔跑 338

他们改变了世界，他们想改造世界

硅谷乌托邦 346

亿万富翁“创世纪”：技术、资本与未来 351

硅谷锤子与未来神话 366

古代中国的世界图景

既有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也有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西行记：古今丝路

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当全球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以“一带一路”为纽带，选择象征和平、交流与共享的方式重新缔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未来的前景变得清晰而乐观。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丝绸之路，投向丝路之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以寻求未来的答案。

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丝绸之路，投向丝路之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以寻求未来的答案。

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丝绸之路，投向丝路之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以寻求未来的答案。

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丝绸之路，投向丝路之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以寻求未来的答案。

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丝绸之路，投向丝路之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以寻求未来的答案。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李伟

中国围绕丝绸之路的地理发现，突破了地域限制，建立了对其他文明的认知。它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观与相对平等的交流方式，促成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密切互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断发现着世界，世界也逐渐认识了中国。

推开通向世界之门

西部的阳光总是迟迟不肯退场，强风卷起沙砾发出刺耳的声音，卷起一处处旋涡。汉代长城的残垣就耸立在沙漠戈壁之中，如阵列式，仿佛依然在等待检阅。夕阳之下，沟壑斑驳的黄土墙壁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光芒。它就像坚守战场的老兵，已在此静立了 2000 多年，傲然凝视着对面祁连山的皑皑雪峰。

兰州向西过乌鞘岭，便进入了河西走廊。北侧是连向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沙漠，南侧是祁连起伏的群山。冰雪从山顶融化，汇流成河，流入戈壁中，便形成了一个绿洲与草原。公元前 119 年，汉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修建长城，经张掖、酒泉向西延伸，直至敦煌。再向西穿越罗布泊、过孔雀河后，不再筑城墙，建烽燧直向西到新疆天山脚下的库车。

汉长城建造就地取材，墙体多由红柳、芦苇、沙石混筑而成，又被称红柳长城。中原王朝依托长城对抗飘忽不定的草原民族。以步兵据守要塞周旋骑兵，将流动战场变为固定战场。使直逼内地与中枢的战火，迟滞在边远地区。烽火传递，也

为应对突然袭击赢得时间。

汉朝长城还有另一个作用，便是守护丝绸之路，为旅行者提供水源与给养。汉长城的轨迹，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每一座烽燧就像沙漠里的岛屿和灯塔，指引着行进的方向。

沿着长城残垣西行，过酒泉至瓜州再转向西南，穿越 200 多公里长的沙漠，便是历史名城敦煌。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但今天的敦煌更像是一条断头路的终点，用《史记》的说法是“不当孔道”。西行主路已沿着河西走廊过瓜州后向西北而去，经柳园、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是为甘新大道。

但在 2000 多年前，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进出中原王朝的门户。西行之旅，或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或出西南的阳关。

玉门关，西汉武帝所设置。一般认为，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就是当年的玉门关。它就耸立在戈壁滩狭长地带中的砂石岗上。南边有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长城北是疏勒故道。关城全用黄土夯筑而成，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在这座城正南长城内侧有烽燧，叫“玉门千秋燧”，是汉代防备西域敌兵入侵的报警系统。关城方形如盘，北、西两面有门，北门外不及百米即疏勒河。

但小方盘城实在太小了，内部还不到一个篮球场大。因此，也有很多专家认为这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玉门关。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多年，功勋卓著，年老思乡要求退休。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不管怎样，班超心中的玉门关也不会离此地太远了。

事实上，此玉门关并非“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后者是唐朝的玉门关，已向东退了 200 多公里，位于酒泉瓜州双塔堡附近，其具体遗迹也湮没于沙丘戈壁之中，难以寻找。当年玄奘西行取经，就是从那里秘密过境。王之涣的《凉州词》脍炙人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但黄河如何“远上”呢？“一片孤城”又在哪里？唐朝的玉门关也距离黄河千里之外，怎样都是望不到黄河的。诗人恐怕要说的是，玉门之外便是另一个世界了。

另一位诗人王维的《渭城曲》，经配曲吟歌，名《阳关三叠》，表达的也是相近

的心态。诗歌缠绵淡雅，离愁暗藏。“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后会遇到什么？不说也罢。在王维的时代，出了阳关就相当于踏出了国门。

阳关遗址位于敦煌西南70公里的“古董滩”上，因在玉门之阳而得名。昔日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墩墩山还保存着一座烽火台。山下南面有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沙滩。那片苍茫沙滩之下，便埋藏着阳关的遗址。不远处的南湖绿洲，被沙丘包围，但仍绿意盎然，葡萄藤随风摇曳，如一个精致的盆景。

阳关与玉门关的选址都十分讲究，占据了沙漠中最后的一处水源。再向西便进入了令人生畏的罗布泊荒漠。前路茫茫，生死未卜。很长时期以来，这里便是中国人的心灵边界，关外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走出去，意味着无限的遥远与无穷的凶险。

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这样描写国家的边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要探索未知的世界，传播文明，就必须向西穿越流沙，向东渡过大海。

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第一次带回了外部的信息与知识，将中国人的视野延伸了几千公里，不再困于传说的迷雾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对匈奴的反击战。其中以公元前121年的春夏战役最为重要。年仅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大漠，迂回出击，大败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汉武帝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沙州（敦煌）四郡，驻军屯田，移民实边。

《史记》如此记载这场辉煌的胜利——“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河西归汉，中原王朝终于拿到了进入西方世界的钥匙，丝绸之路由此正式开通。

汉代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拓展了交通路线。中原华夏文明由此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大大延伸了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在唐代达到了高峰。

自从通向世界之门被打开后，它再也无法被封闭了。

“旧世界最长的路”

敦煌向西 200 多公里外是一片黑戈壁。一年四季的大风席卷地面，细沙被吹走，只留下鸡蛋大小黑色的石头，像是进入了煤矿区。再向前，是一片雅丹地貌，这里已被开发成名为“魔鬼城”的景区。

雅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险峻的土丘”。在极度干旱地区，由于大风的不断侵蚀，经亿万年演化，便将台地切割成破碎的土丘，形成千奇百怪的造型，如廊柱、如狮虎、如军舰、如城堡。人行走其中，难以分辨方向，极容易迷路。

穿越雅丹区，便进入了罗布泊。罗布泊的名声很大，不仅因为其神秘莫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罗布泊西北的楼兰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是最艰苦路段上的一颗明珠。

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便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路线。一般而言这条道路从长安出发，经过关中平原，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阳关，向西进入了另一个走廊地带，即罗布泊的陷落洼地、盐碱滩和沙丘。北部是库鲁塔克山，南部是库木塔克沙漠，气候十分干旱，几乎没有水源。越过白龙堆沙漠，过古罗布泊，便到了楼兰古城。

从敦煌穿越罗布泊至楼兰，有 400 多公里路程，这是丝绸之路最艰险的旅程。

东晋时期的求法僧法显在《佛国记》曾如此描述：“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马可·波罗前往元大都（北京）时，也曾途经罗布荒漠。除了历代中国探险家描述过的种种艰难险阻外，他的叙述中还弥散着一种令人生畏的恐怖：“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失其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在这种艰辛与恐怖的双重煎熬中，马可·波罗一行在罗布泊沙漠里跋涉了一个月。

法显与马可·波罗都提到了“恶鬼”和“鬼语”，可能是罗布泊地下发出的奇

怪声音。因为那里地表极度干旱，每日温差常达30~40摄氏度以上。热胀冷缩的效应，使外露的岩石崩裂发出声响，有时似鞭炮，有时似狼嚎。

丝绸古道到楼兰后分为两支。一支向西南称为南道，到达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沿着昆仑山北侧山路西行。昆仑山的融水下泄，形成了若羌、且末、民丰、和田等大大小小的绿洲。丝绸之路将这些绿洲串起，至皮山、叶城攀登帕米尔高原，翻越明铁盖达坂，进入克什米尔或者阿富汗地区。

楼兰向西北的道路，称为中道。中道走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缘，沿着天山南麓而行，经吐鲁番、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等绿洲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西行可至塔什干。或者沿阿克苏河的北支流翻越比达尔山口，再沿天山西北进入到现在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区域，沿天山北麓现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奇姆肯特到天山南麓的塔什干绿洲。

经楼兰的古道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这主要是因为匈奴控制了北方哈密地区，侵扰着北部的交通线。因为这一政治形势，才将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之地。

当中原王朝逐渐取得了对草原民族的胜利后，尤其是匈奴势力被驱逐出西域政治舞台，丝绸之路的走向也发生了变化。由敦煌出发不经楼兰可以直接到达吐鲁番，这样便避开了罗布泊与白龙堆沙漠。

唐朝之后，丝绸之路的北道逐渐成熟，成为一条通衢大道。这条路已不再经敦煌，而是自酒泉瓜州便转向西北，穿过莫贺延碛沙漠抵达哈密。由哈密向西南越天山可以与中道相连接。或者向北，穿越石门子山口，到达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向西经吉木萨尔、昌吉、乌苏等绿洲，经赛里木湖畔，翻越天山果子沟，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塔拉斯，至塔什干。北道与中道区别在于，前者沿天山北麓西行，后者沿天山南麓行进。

北道之所以在唐朝兴盛，一方面在于吐蕃崛起不断侵扰南线，而唐朝通过对突厥的胜利控制了天山北麓。另一方面，唐朝处于古代新冰期后的小温暖期，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比秦汉时期的气候更加温暖。

丝路北、中线出中国国境后，进入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称为“河中地

区”。北道与中道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绿洲汇合，向西南延伸，由古城撒马尔罕、布哈拉通过。再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到达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翻越科佩特山口，到达伊朗古城马什哈德。马什哈德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地，历来是伊朗和印度、中亚、阿富汗之间的贸易中心，是丝绸之路的经济重镇。马什哈德向西又分成北、南两支线，北线翻越厄尔布尔士山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历史上称“亚细亚大道”。南线沿卡维尔盐漠背面大达姆甘抵达德黑兰。两条路线汇合后，向西延伸，经过加兹温到达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是伊朗和高加索、土耳其的贸易中心，拜火教圣地。从这里向西北进发，穿越小亚细亚半岛，抵达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再由海路可至东欧、南欧和西欧。

丝路南线出境，以阿富汗东南部为枢纽，历史上称这里为“吐火罗”地区。丝绸南路在这里又分为两股，一道转向东南，经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连接整个南亚大陆。另一路继续向西迈进，经坎大哈、喀布尔，进入伊朗南部。沿库赫鲁德山南麓的巴姆、克尔曼、伊斯法罕到达西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巴格达。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的巴米尔绿洲向西到达地中海，从这里通过陆路或海路，能够直达欧洲和非洲的埃及。

罗马时期，地中海东岸的提尔（又作推罗，今黎巴嫩南部城市苏尔）是名副其实的丝绸港。当地人很早就会从近海所产的一种贝类提取紫红色染料，这就是有名的“提尔红”。此外，由于丝绸几经转手昂贵无比，提尔的工匠便把东方运来的丝绸拆散成丝，再掺进其他纤维织成衣料，使其变得更便宜也更轻盈。于是提尔成了举世无双的丝绸再加工中心，是丝路西端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这条沿中纬度地区延伸的丝绸之路，将一座座绿洲连接在了一起，因此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绿洲丝路是贯穿欧亚的主要干道。

与此相对应，还有一条高纬度区域的草原丝绸之路。

依据考古资料，草原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形成，是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大通道。这条道路从黄河中游出发，经鄂尔多斯、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可达多瑙河流域。或者经黑海西岸，走海路到达欧洲腹地。黑海西岸平原靠近希腊，古希腊人很早就黑海沿岸建立了一

系列殖民城邦。他们擅长航海术，可以驾船经黑海抵达希腊本土和罗马帝国。

世界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迁徙浪潮，如雅利安人动迁，匈奴、嚙哒等突厥系民族向西迁徙，都发生在这条路上。人们对于草原之路的了解完全建立于考古发现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墓群。18世纪初，这一地区不断出土野兽纹图的黄金艺术品，形成了所谓“西伯利亚宝藏”，因受到彼得大帝的喜爱，又被称作“彼得大帝宝藏”。

苏联考古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终于找到了宝藏的源头，即巴泽雷克墓群——由古代游牧民族所建造的巨大的石冢。巴泽雷克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印度与中亚黄金产地之谜。人们终于知道，作为非黄金产地，印度河古文明和阿姆河宝藏中黄金艺术品的原料，就来自于阿尔泰山区。另一项更重要的成果，则是在墓穴中找到了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由于被一层厚厚的永冻坚冰所覆盖，这些丝绸免于腐朽而保存下来。据此，美国考古学家马拉·赖斯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巴泽雷克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

草原丝绸之路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势平坦。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蒙古草原地面起伏不大。阿尔泰山的相对高度不大，而且山间有不少比较便于通行的隘口和河流谷地。哈萨克大草原面积辽阔，一望无际，地势平坦，一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山岳。南俄草原和黑海沿岸平原地势更加低平，骑马行进，速度极快。另一方面，草原上河流湖泊众多，水草丰美，尤其适合骑马大队行军。当年蒙古大军西征，就如风驰电掣一般掠过这几大草原，直捣东欧腹地。

但草原丝绸之路也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整条道路都在高纬度地区延伸，气候寒冷。尤其是蒙古草原和哈萨克草原，靠近西伯利亚冷高压中心，冬春天气奇寒，暴风雪肆虐，非游牧民族很难适应。同时，道路沿线地广人稀，缺少居民点提供给养。不仅城镇稀少，即使固定的村落也难得一见。南俄草原直到15世纪以后，因为俄国哥萨克人的进入才被逐渐开垦。哈萨克草原迟至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垦荒之前，尚是处女地。而蒙古草原至今还处于游牧状态。

草原丝路真正的障碍，在于它距离当时几大文明中心太远了。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多处于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如果要绕行草原之路，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只有在蒙古汗国崛起后，草原之路才一度兴盛。西方使节与传教士来往于草原之上，前往当时世界的中心——哈拉和林（今蒙古国杭爱省西北），去拜见蒙古大汗。

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斯文赫定写道：“丝绸之路的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发现和被优化的结果。在过去2000年中，依靠双脚的丈量，穿越沙漠与雪山，人们始终在寻找最安全、便捷、畅通的路径。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条或两三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的道路交通网络。因此，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中某一条或几条路线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其他路线仍然在发挥作用，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里海是海吗

当中国人的西行之路还被匈奴人阻断时，西方人已经开始了向东探索。

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里斯铁阿斯曾经游历过南俄和中亚北部的大草原，留下了长篇诗作《独目人》（《阿里马斯波依》）。这部长诗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记录，但此诗后来佚失不存，只有一些片段流传了下来。根据残留的诗句，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认为诗人可能一直东行到了阿尔泰山西缘地带，也就是今天哈萨克草原的东部。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就是在这里和西段接上的。一般认为，阿里斯铁阿斯东行的目的就是为经商。所谓“独目人”指的是生活在阿尔泰山西麓的“阿里马斯波依”人，属于斯基泰人的一支。

公元前5世纪，有“西方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完成了他的名著《历史》，讲述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在这本书中，他依靠自己的见闻以及《独目人》中的资料，讲述了当时人们所了解的中亚地区的地理与人文。保罗·佩迪什认为，希罗多德首先是一个地理学家、方志学家和旅行家。“人们推测，当时他并不打算写一部历史著作，而是想研究世界是怎样分成一个个大陆的，而这些大陆又具